



锦绣大地 高卫波摄影作品

## 征途(节选)

顾中华

高举着火焰 涉过一条条河流  
怀抱着阳光 穿过一场场风暴  
背负着山脉一样的誓言  
远眺充满希望的未来  
勇敢地踏进战争  
去拯救和平

黑夜 分挽一轮灿烂的旭日  
走过的道路 铺满辉煌  
流淌为血脉  
红色 深入骨髓  
被铭记 被歌颂  
基因 一代代赓续

此去 征程万里  
闪光的足迹 蜿蜒曲折  
波澜壮阔的画卷  
展开一幅红色印象

湘江 拦住负重的时光  
那么多人 留在生命的另一岸  
一枚血色的太阳  
仿佛一个朦胧不清的梦幻

千匹四奔驰的战马  
在乌江边 突然勒住缰绳  
长鬃随风扬起 立起整个身躯  
如同掀起的狂澜 瞬间凝固  
群山静默 对峙  
凝望 谛听  
竹筏满载雪花 夜色  
深入河流湍急的内心  
一次突破 有时候意味着  
永远的征服  
再次飞渡  
天险 已从红军的词典里溃逃

枪膛里的米复线  
隐蔽好所有秘密  
落点 金沙江畔  
皎平渡口 七只木船  
是能找到的七只鞋子  
大大小小 不大合脚  
但能踩平水上的波浪  
七天七夜

索玛花开 彝海如镜  
誓言 铿锵而又温暖  
饮下这碗明净的湖水  
心底更加清澈  
血脉里的河流 汇合在一起  
血脉里的民族 汇出全部的热情  
红星闪烁 见证真诚的友谊  
也照亮一段佳话

一场战争的胜利  
有时 就是时间的胜利  
泸定桥 被剥去皮肉  
连接着生死命运  
只剩下十三根钢筋  
二十二名勇士 匍匐着  
穿过密集的枪声  
大刀 劈开火焰  
目光 抵达对岸  
一座桥 向历史的记忆抛出一弯彩虹

疏星数点 月色如霜  
寒意彻骨  
唯有露露的篝火  
眼神 透出最顽强的暖意  
掠过无尽的草原  
又一次完成与死神的对话  
穿越地狱 重回人间

腊子口 劈开大山  
一道伤痕 狭长而幽深  
把生命再次交给陡峭  
双臂展开翅膀  
在崇山峻岭间旋转  
如同穿过布满黑暗的枪膛  
获得飞翔的力量  
留下滚烫的悬崖峭壁 慢慢冷却  
从此 历史的心情柳暗花明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那还是在大学读书时,我很喜欢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沉马》诗集,作者胡世宗也因《沉马》这首诗轰动诗坛。当时,刘白羽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说:“《沉马》以一种深沉的、悲壮豪情,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到一种极庄严、极崇高的美。”后来,不少学生选用这首诗作为比赛或话剧演员考试的朗诵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瞿弦和先生在央视朗诵的MV作品。

没想到,时隔二十年,隐约听到隔壁阳台上的一位中学生的朗诵声,仔细一听,就是那首《沉马》:“一匹马/一匹将沉的马/将沉于泥沼的马/在挣扎/在徒劳地挣扎/加速死亡的挣扎啊……”犹如划过天际的闪电,这首诗再一次击中了我,那么多年遗忘的诗句唤起了尘封的记忆,我也跟着吟诵起来。

《沉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长征画面,它以一种深沉的、悲壮豪情,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到一种极庄严、崇高的美,它就像一面英雄的战旗飘扬其上,焕发了我们今天以致未来,那永不衰竭的精神源泉。

2006年7月,诗人胡世宗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沉马》的写作背景是极为真实的,是有名有姓的老红军讲述出来的,只不过它震撼我之后,我把它用诗的形式表述出来。”资料显示,这位“有名有姓”的老红军竟然就是我家乡的文江生。可是在我家乡长时间工作,包括土生土长的许多家乡人也从来未听说过他就是《沉马》背后的讲述人。如果不是作者谈创作时提起,他说的文江生是谁在何地还真是个谜。不过谜底揭开后,老红军早已离开了人世。后来,当地政府深入挖掘《沉马》等具有县域溯源的文化资源,讲好新晃故事,将其转化为坚定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

从我懂事起就知道,山是我熟悉、最崇拜、最形影不离的伙伴。我的家在山里,我是名副其实的山娃子。从小我就在山路上来来晃晃地跋涉,不知摔了多少次跤,跌破多少次皮肉,但我依然对山无半点怨憎,它有着无穷尽的力量,是神的造化 and 精灵。

我和山是有缘的,这种缘就像依附在我身上的血液、筋骨。久而久之,这种缘便在我的身上扎下了根,萌生出众多的纵横交错的山脉。我对山的崇拜几乎是达到了入魔的地步。举目远眺,众多或卧、或立、或仰、或侧的山气势磅礴,错落有致,一望无际,那种气势磅礴的威慑力,足以让人感到它的存在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种对人类、对宇宙的抗衡,而这种抗衡是永恒的,像一位巨人耸立于天地之间,支撑着人类生存的空间。

泰山、华山、祁连山、六盘山、崆峒山……一座座伟丈夫般的雄赳赳大矗立在我面前,足以让我们惊心动魄,激动不已。因为这时的山已不单纯是一座山了,而是有了一种象征、一种力量,

美丽的长涂岛,是镶嵌在祖国海岸线上一颗闪亮的明珠。军营是军人心中的圣地和精神家园,让人无限思念。四十年前,一群脸庞稚嫩、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身披大红花,眼泪打湿了衣衫……

时光的客轮又一次停靠在长涂岛码头上,船上一群身着海魂衫,两鬓染霜的老兵,四十年前他们曾在这里服役。在朝霞的映照下,他们期盼的心情异常兴奋,眺望着久违的军港,挥舞着手臂,振臂高呼着:“长涂岛——我——来——啦……”

他们是来寻找走过的足迹,他们是来重温四十年前的梦想。

四十年了,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梦见你。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说,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

回想起那一夜,我在甲板上值班,夜深人静思绪万千。

旧中国,有海无防,“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甲午海战,丁汝昌宁死不降,“唯有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与船同沉的英雄气概;左宝贵抗击日寇,舍生取义,血战疆场……先贤之举,英勇悲壮,如同潮水不息。

新中国,“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不管国家和个人命运如何跌宕,从未改变的是中国人百年海军梦想。八六海战,钢铁战士麦贤得头部受伤,脑浆流出,还顽强检查机器设备,保障炮艇昂首破浪向前;电影《海鹰》,海军鱼雷快艇劈波斩浪,成为银幕上中国海军的代表形象。

回想起,来到长涂岛,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党的阳光沐浴在我身上,温暖在我心里,给了我方向,给了我力量。从此,我和战友们努力实现着“我的青春在海疆,我最好的时光在军港”的无悔誓言。

回想起,那一件又一件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一张张英俊刚毅的面孔……面对台风肆虐,泊船的水鼓左右翻滚,上下跳动,一个身影出现了:“我是党员让我上。”只见他纵身一跃,把舰艇牢

# 一匹战马 一首诗歌

谭文波

胡世宗是著名的军旅作家,1986年诗人在重走长征路的历程中,于3月26日到达贺龙、萧克等同志曾经路过的湖南最西部的新晃县,当时县人武部的同志接待了他。

新晃是块红色热土,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了这里,近千名热血青年参加了北伐征战。其后,许多青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创建保卫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的牺牲在疆场,有的流落异乡,能见证新中国诞生的只有开国将军曹玉清和张瑞林、杨秉荣、江文生三位老红军。只有江文生因伤病离休回家乡疗养,作家采访时江文生已81岁高龄。

关于老红军江文生的革命经历,之前县文史馆仅有一份根据口述整理的材料,载于1985年《新晃文史资料》第二期。这本老得发黄的小册子如果还有人收藏,应该是凤毛麟角了。我在文史馆里几经周折翻到了一本,仔细翻看了题为《老红军江文生的传奇经历》的资料。文章采用口述叙事方式,“流水账”式记录了他五十六个春秋的人生经历,其中讲到千山万水长征路这段往事时,并没有提到诗人笔下的长征展现出震撼人心的历史细节。我心生疑窦,是何原因?两种可能:一是老红军江文生也许口述时说了,但没有被记录下来;二是也许没有说,可能是因为沉马之事的悲壮而心痛不能言。第二年,胡世宗千里迢迢采访江文生时,意外地挖掘出这个故事。后来胡世宗回忆,他听完故事之后彻夜难眠,脑海里蹦出一个词:“沉马,沉马!”

## 总有一种精神如山

张旭升

山上的无名墓。这些墓有许多处,零零星星的,散落在山的各个角落。它们无碑无文,道不出长眠在这里先烈的姓名、功绩。这是一种壮烈,是一种不朽的功勋。

我试图找到一块墓碑,沿着山道寻觅而去。一处僻静的阴沟,有人在扫墓,他们是当地的百姓。这是一块巨大的墓地,埋葬着一路北上的红军战士。我看到一张一张纸在燃烧,在风的吹拂下呼呼作响。我加入到他们中间,蹲下来,默默地烧着纸。一股冷风吹来,纸火愈旺了,而燃烧的纸片随着冷风飘飘然地飞上了天空。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感到疼痛。

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讲解员讲到一个12岁的小战士因枪伤得不

到救治而牺牲时,我又一次悲痛起来。那么小的精灵,已经懂得了用自己的生命追求自由与解放,那是怎样的一种神圣啊……一个老者看了我一眼,双手用力按了按坟上的土,长叹一声:年轻人,你要知道啊,埋在这里的都是无名的战士,这样的坟还有很多……老者的声音沙哑了。我问:你也是红军吗?良久的沉默后,老者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本红色的小本子递给我,是政府发给他的红军优待证。我痴呆地凝视着这位饱经风霜,九死一生的老人。我问:大爷,你就住在山上吗?日子过得还好吗?老者说:都好着呢。我戾疾了,干不得什么,就守墓,陪着他们说说话,絮叨絮叨,时间长了就有了瘾……我沉浸在他的话

录的:“我要饭出身,十多岁开始要饭。参加红军就当上了班长,第二年就入了党。长征时搞动员,政委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区,到新的地方。”他的目光始终望着远方说:“十二团最能打仗,大小战斗,死人了,要求不见血,挖好坑埋了,我们连是前卫,69人上前线,伤亡20多人。我们把烈士埋在蜃壕脚下。到云南与龙云打了一天一夜,两边没分胜负,都撤退了。进了云南就更苦了,一天一晚走二百四十里路,贺龙骑马都打瞌睡。我们坐木排过金沙江。在松潘搞不到吃的,七八天没吃饭,渺无人烟,像牛掉到烂田里,人掉进水草地出不来。陷下去的,饿死的,不少。在毛都,与四方面军会合,贺龙、张国焘等都讲了话。贺龙讲了几句讲不下去了,掉泪了,我们牺牲的同志太多了。”

江文生参加革命队伍,其人生经历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军人一样,没有显赫的英雄事迹,就像如今和平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江文生,1905年5月出生于贫寒农民家庭,2岁多时父亲病故,6岁时母亲被族人哄骗胁迫卖为人妻,终日悲痛,忧愤成疾,活活气死。江文生苦难的童年、少年饱受人间辛酸疾苦。1931年6月,他被湘西军阀抓去当壮丁。1932年10月,参加红军,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苦大仇深,对党忠诚,英勇顽强,在苏区反“围剿”作战中迅速成长为战斗骨干。参加了湘鄂西、黔东、湘鄂川黔红军根据地的创建作战和红二、六军团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1950年10月,江文生因战伤被组织安排转业到河北保定地方工作。1960年10月离休,转回新晃休养。1992年2月病逝……

我没有见过离开我们三十多年的老红军江文生,向村子里熟悉他的人打听才知道,老红军个头不高,国字脸,头戴一顶老式褪色的解放帽,蓝上衣罩着黑棉袄,一双眼睛总是沉静地望着远方。

采访那天,作家胡世宗是这样记录:“我要饭出身,十多岁开始要饭。参加红军就当上了班长,第二年就入了党。长征时搞动员,政委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区,到新的地方。”他的目光始终望着远方说:“十二团最能打仗,大小战斗,死人了,要求不见血,挖好坑埋了,我们连是前卫,69人上前线,伤亡20多人。我们把烈士埋在蜃壕脚下。到云南与龙云打了一天一夜,两边没分胜负,都撤退了。进了云南就更苦了,一天一晚走二百四十里路,贺龙骑马都打瞌睡。我们坐木排过金沙江。在松潘搞不到吃的,七八天没吃饭,渺无人烟,像牛掉到烂田里,人掉进水草地出不来。陷下去的,饿死的,不少。在毛都,与四方面军会合,贺龙、张国焘等都讲了话。贺龙讲了几句讲不下去了,掉泪了,我们牺牲的同志太多了。”

江文生老人的眼眶涌满了泪水,他说:“有一匹马,掉在泥沼里,眼瞅着一点一点往下陷。有几个饿急眼的战士要上去割马的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人都饿昏了,革命还没完,吃了马肉就有力量走出去。可有更多的战士上来阻拦,不让割……”

当天夜里,胡世宗激动得睡不着,他在小本子上起草,把那幅景象凝固在激情奔涌的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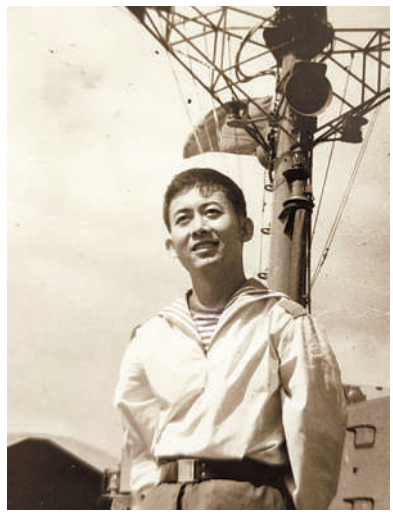
“几个饿得眼红的士兵/用刀子/在马上割、挖/一块块鲜血淋漓的马肉/一块块诱人的活马肉啊/篝火在远处燃烧/像救命的神火/閃现在天涯

另一些也是饥饿的士兵/冲上去制止、拦阻/有的竟动手打了对方的嘴皮/嘴里还不停地骂/‘娘的皮!没种的!/饿死啦?/一边骂一边抚摸/那直立的、颤抖的马鬃/痛心的泪水哗啦啦流下:/它跟我们走了那么远/这匹马吗……’

那匹坚韧、善良并一直陪伴着红军战士的马,陷入沼泽即将牺牲的它,

# 军港之歌

蒋炳仁



作者当年照

长涂岛军营依山而建,房外观海,窗前听涛。裁编后无人居住,看到旧址我惘然心动,有些苦涩,有些甜蜜。虽然破旧,面目萧瑟,没有朱楼碧瓦,没有袅袅炊烟。但它并不孤单,遥远的兵水健儿不曾忘记它。

走进狭长的院落,由于多年没人看护,院子已被荒草淹没。远远望去,营房侧面爬满绿油油的常青藤,当微风拂过,吹起那一片片细小的绿叶。我抚摸着营房陈旧的墙壁,仿佛触摸着那段远去的岁月……

每天太阳升起,第一缕阳光洒在我的身上。起床号响起——早操晨练、整理内务、出海训练、艇上保养……这里培养了军队精神,在这里铸就了“军人力量”。有了这种精神,风雨之中不惧寒;有了这种力量,浪涛之上无畏颠。

这里是梦想实现的地方。军营在时光中变老,白墙渐暗,窗漆陈旧,陈旧得就像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但屋内仍激情舞动,青春飞扬。这里聚集着一群又一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战友。他们不负韶华,书香伴业务,学习促训练,跨越了人生又一个又一个挑战。

那个年代,缺书少纸,笔墨匮乏;没有老师——兵教兵,官教兵,甚至字写得好的战友都是“宝贝”;没有桌椅——以床为桌,席地而坐;缺少图书资料——口口相传,人手手抄;面对懵懂的文化知识——锲而不舍,滴水穿石,像小学生一样,反复背诵。他们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用艰辛和困苦去积累。

一位战友复员时,背回家一百多斤书籍,他把服役几年的津贴几乎全部用于购买图书。他说:“我背回去的

最后把自己奉献给活着前行的战士仍然是一件很荣光的事,那是马的英魂。割马肉和不让割的士兵,在诗人看来同样都是在极其残酷条件下的长征英雄,这就成立了两个答案。诗人的答案仿佛解除了类似江文生红军的顾虑。我想在当时的条件下,一边是生理上的需求,一边是灵魂上的升华,士兵那顽强的意志、伟大的情怀和崇高的精神,更具有震撼灵魂、感天动地的力量。在难以想象的艰苦历程和残酷磨难中,我们红军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以及真正的人的精神,得到了感人肺腑的净化、升华和生动的艺术表现,这就是长征精神。

前不久,一对文人夫妻开了一家民宿诗酒馆,坐落在江文生出生地的村庄。一条小溪穿越他们的屋前,小桥流水人家般的景致。往右眺望是一条刚开发的森林公园的入口,连接着村庄和纵横交错的村道。前来参观的客人,可以就餐、钓鱼,可以听音乐、听诗朗诵,当然自己也可以随着配乐朗诵。其中,有个叫“沉马”诗语的包间,里面贴着本地油画师的几幅画,有一幅是根据《沉马》诗中的马画的:即将下沉的马画一下子把人的思绪带回到那个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凡是进到这里的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长征途中,音响里发出来的深沉、富有情感的磁性男声,让每一个造访者得到一次情感上的交流和精神上的升华。

有一次初三毕业季,一位老师带着十几位学生来到“沉马”诗屋。待学生坐定后,老师拿起话筒声情并茂地朗诵《沉马》诗句……之后,一位学生接过老师的话筒开始朗诵,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朗诵一两句,十几个学生的声音汇成一条河,形成一条路,即便是长征路,未来的路。

(作者单位:湖南省新晃县人民检察院)

语中,直到他默默离去。我一动不动地目送着这位老人,直到他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今年夏天,我和妻子、儿子随同父母回到陕北老家。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山给祖父母及长辈们的坟烧纸。我忽然又想起了六盘山上的红军墓,想起那一年,那座山,那个老人,想起那个春花绽放的季节。

中国有许多山,每座山上都有坟墓,山总是大度地收留与呵护着逝者,给一个安身的处所。山坟已成为山的一部分,与山融为一体,有了山的高度与雄伟。我们翻越了山,但又失去了许多亲人,但是如果翻越山,我们可能丢失更多的亲人。总有一种精神如山,屹立不倒。

以后,我又多次去过六盘山。每次去总要看红军墓,为这些墓烧些纸。六盘山很高很大,红军墓很小很矮,但红军墓葬在六盘山上,不正彰显了红军墓的高大吗?六盘山不就是红军墓吗?不就是他们不朽的碑文吗?……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检察院)

是力量,也是我的人生。”回家后,他努力学习,考进了政法机关,成为本行业的业务专家和理论人才。他一如既往地热爱读书,购买图书,他办公室里一个个书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位战友复员回乡后,仅用了半年时间复习,就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演奏出了一首“跨界”神曲。事后他动情地说:“是部队培养了我顽强的毅力和不怕吃苦的精神,是部队养成了我井然有序的生活习惯。在海上那么大的风浪都能忍,那么多的苦都能吃,复习考大学算不了什么。”

是啊!亲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挫折不能战胜呢?

这是真情永驻的地方——军营缺水少电,生活设施简陋,简陋得略显“寒酸”,但这里盛开友谊的鲜花,这里吹拂着“战友情,一生情”的春风。中队没有理发室,更没有理发师,一位战友承担了中队一百多号人的理发任务。楼梯拐角,无论节假日,随时随到,每年理发上千人次。

有人生活困难,扶危济贫,战友解囊相助;有人身患疾病,千丝牵挂,战友寻医问药。战友的深情厚爱感人至深,难以言表,有人感叹:“你比我的亲兄弟还要亲……”

时空没有切断战友思念。四十年了,“线上线下”,通信电话;微信问候,一声战友,一句平安……四十年后阳光依旧温暖。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